

我看生與死

旭安診所 / 曾淑惠 護理長

護理科系畢業後，因對特殊科別的好奇，一頭便栽進了加護病房工作。年紀輕輕的我當時對生死是懵懵懂懂的，在加護病房看到的多數病人是插著呼吸器、打著鎮靜劑沒有反應與互動的，在會客時間裡跟家屬說明也很制式化不帶有情緒波動。加護病房的患者也是處在生死一瞬間，床位的輪動極快。記得有一回遇到因心肌梗塞入加護病房觀察的婆婆，當時會客時間已結束，婆婆還拉著孩子一直講話，只能柔性將家屬請出加護病房，接著是固定兩小時翻身、拍背、檢查身體皮膚狀況的時間，只聽到監視器警報聲響起，同事呼喊 CPR，便見婆婆嘴唇已發紫，醫師急救超過半小時後宣布急救無效由家屬帶回的那時，我只有覺得生命很脆弱。那段時間在加護病房工作的我，家人總是說我一張撲克臉，給人冷冷的感覺，或許是環境因素與經驗尚淺所致吧！也或許是與人之間互動不夠吧！一直到進了血液透析室，改變慢慢產生了。

血液透析室算是慢性病單位，病人每周要接受 2-3 次、每次需時 4-5 小時的治療，在治療過程中，總會跟患者噓寒問暖，除了詢問處理透析的問題也會分享彼此間的家庭動態，長久下來，醫病之間的關係也會變得似家人、似朋友般的變化。

蔡阿姨出現在透析室總是服裝整齊，動作不疾不徐。由於是交通車接送，所以總會提早到在單位等待室等待透析治療，而兒女們總會打電話告知單位蔡阿姨透析後返家狀況與關心透析時的情形。與蔡阿姨聊



天時，她總是面帶微笑，語帶輕鬆地說：「這沒有什麼」，或者與其他病友分享生活開心事，開導心情低落的病友。蔡阿姨本身 C 型肝炎治療後的患者，一直有在肝膽科定期追蹤，然而定期追蹤的第一年，超音波檢查發現肝臟有腫瘤約莫 5 公分大小，蔡阿姨的孩子們希望阿姨積極接受治療，便開始帶著蔡阿姨在彰化與台中之間來回奔波，雖然蔡阿姨並不希望離開居住的環境，但是也無法拒絕孩子們想讓她積極治療的心意。可是現實是無情的，蔡阿姨的病情一直在走下坡，最後一次孩子帶她到台中治療，我還跟她說：「加油，等你治療回來喔。」沒想到等到的是蔡阿姨孩子的來電告知蔡阿姨往生的訊息。同車的楊伯伯還一直問我為什麼蔡阿姨還沒有回來，可見同車患者也產生相處融洽互相關心的友誼。

○英婆婆已經透析超過 10 年了，總聽著她抱怨年輕時當媳婦多辛苦、多歹命，現在身體壞了，過年過節拜拜都沒人幫忙，全身痠痛也沒人理，家人都不關心她，講到傷心處眼眶就紅了，遇到這狀況時總讓我默默地移動腳步往其他方向前進。○英婆婆的先生



在一年多前因腦中風去世了，在這之前總是先生騎車載她去做復健，也會到單位詢問她透析情形，雖然對現況不滿足，抱怨頗多，但是當子女帶她出門或買東西給她時，總會看到她開心的笑容。在先生往生後，自己更容易唉聲嘆氣，總是哀怨孫子不理她，進一步了解之後才發現她總在孫子面前說：「挖看到恁阿公，伊要帶挖走。」孩子還小，多聽個幾次會害怕，當然遇到阿嬤就閃開了。只能跟她開導講：「孫子小，你講那些生死的事情，孩子還小聽了會怕當然不跟你親近了，妳要接受面對，學習開心生活，看看隔壁床的阿姨，孩子都不在身邊，她一個人住，自己掃家裡，自己煮飯。對面床的阿伯，中風無法自己行動，兒子還要上班根本無法全心全意照顧。妳很好了，跟兒子住，需要看門診時，我們跟他聯絡他也願意處理，妳自己也活動自行，要覺得自己很好。」漸漸的，她會幫忙同車的病友，這次清明節，她跟我說不用調班讓孩子自己處理拜拜的事。嗯！有進步便是好的開始。

順哥是高血壓患者，血壓高、腳有水腫，但是對於乾體重很有自己的堅持，在透析過程中常常算是平順下機的那一個，這天在上機後不到半小時：「阿貴，我喘不過來」見順哥坐起來臉色蒼白，立馬告知醫師，一個負責照護現場病人，其餘人依照醫師指示上心電圖、給藥...緊急處理，最後還是連絡家屬並叫119送到醫院急診，經過一周的住院治療，平安出院返回單位透析，好說歹說將乾體重調整下來，現在減少降壓藥的使用，水腫也消了，我們跟順哥說「你那天可是在生死邊緣遊走啊。」順哥笑了笑，還露出手

臂給我們看住院時得到的獎品「瘀青」。

小雯：「阿長，妳今天怎麼上這麼早的班。」我：「哈！哈！哈！這時間看到我就是有同事臨時請假了。」小雯：「告訴你喔！我昨天...真是氣死我了」一天的日常開始。在洗腎室的年資超過20年，看著熟悉的患者慢慢變老，行動越來越遲緩。看著同車的病友彼此扶持互相關心。看著患者今天透析還很開心的跟我們聊天，透析後返家，半夜起床跌倒，就醫後不治往生了。在這裡有許多的故事可以寫，也都放在記憶裡。健保支付透析費用，減少患者的醫療負擔，但總有患者會認為醫護人員必須要有像服務業一樣的服務，曾經遇過患者說：「你們是沒結婚、沒男朋友嗎？開個玩笑(黃腔)都不行」或「小姐，我的腳指甲太長，穿鞋會痛，等一下幫我剪一剪。」我：「請叫我護理師喔，指甲剪是個人的物品，洗腎室沒有喔，回家後可能要請家人幫你剪一下。」也遇過患者說「交通車沒配合我，我就不來洗，我沒來，你們就沒錢領。」此時，時不時會澆熄我對護理工作的熱忱，但是，仍是有對醫護人員相當尊重的患者存在，阿堯伯總是：「學姊，你們辛苦了，請大家喝咖啡，謝謝大家的照護。」阿好姨：「你們把我照顧得很好，孩子們都很放心，我先生煮東西給大家吃，這樣量不知道夠不夠大家吃...」美女婆婆：「我去看門診，醫生叫我要開刀，可是我擔心...」看著他們的關懷與信任，我低沉的熱忱總會再度被喚醒，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我無法得知，但是現在，我想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這裡繼續寫著關於他們與我的故事。